

甯陽縣志卷十八

藝文三

記上

歷代沿革記

韓珪 元汶上人縣尹宦績有傳

按甯陽古少皞之墟禹分疆域兗居最下與徐相埒甯

陽乃其東北徼邑 今兗州為禹貢徐州之域惟文獻通考以龔邱為古兗州北界 未審

始置春秋戰國時為魯國邾國之境西漢高后以兗州

為魯郡 高后置魯郡亦見文獻通考 改置泰山郡東漢立任城國易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一

為東平國甯陽屢割屬焉王莽改曰甯順又曰桃鄉光

武破龐萌於桃聚是也歷晉宋後魏北齊隋其名隨時

改易紛莫勝紀唐初尅平徐圓朗之亂復以魯郡為州

改甯陽為龔邱時武德五年也 以上所云沿革多有舛譌詳見歷代沿革考

大歷三年潁川庾賁文明來泣茲邑惠政敷施期年政

成李陽冰為書德政以告來者至今篆刻時新迄宋為

名縣甲山東金正隆 海陵煬王年號 末羣盜猖獗兵戈搶攘邑

為殘毀大定 金世宗年號 四年朔郡完顏阿合速為尉介勵

敦勤崇修廨宇大定九年黎陽王珩伯玉作尹貞孝廉

能人荷其德公退政暇治後築亭以奉二親扁曰綵衣
遺跡巍然猶存邑人樹去思碑於舊治東泰和金章宗
改元年

號初金源氏治道衰微少主失守井閭靡弊四民逋亡

天開我元邊彼南方又安海隅乙未元太宗七年是
時未有年號年

詔郡邑定編民壬子憲宗
二年間得戶四百八十四鄉二社

八國制戶不滿千者弗邑焉至元世祖
年號三年併爲崑陽

鄉至二十三年立巡檢司以警奸邪逮成宗皇帝繼天

立極承平既久人文溥化物理漸繁父老稱諸上甯陽

復立爲邑以隸兗州迺大德又元年也見元史
成宗紀初國家

列天下郡縣以牧斯民而分王諸侯割兗州屬濟甯路
甯陽隸焉爲皇祐大長公主湯沐邑命唐元鉢羅公來
監垂德撫字十餘年一新公廡若爲善堂若兩司房若
樓門若獄室若庖廚以楹計三十有五東舊治爲文廟
改宣聖廟址爲三皇廟禮樂文化蔚然重新踵其政者
易於施教故山東稱仁厚邑嗚呼事有廢興時有盛衰
珪汶上人也疆理相接嘗聞父老言甯陽古鉅邑迨兵
戈蕩殘編民子遺若是惟土壤沃厚多桑麻棗柿梨栗
之宜山曰靈曰告曰皮曰陪曰靜曰彩發地峭豎奇秀

相峙飛泉百股不可殫記北枕汶水南控濟沅而四野
密如也然界汶上相去七十餘里人不知訟訴而淳厚
少文泰定甲子是年為泰定元年歲來忝尹職下車訪諸遺老
知其所以然恐久而無聞也故碑以告邑人泰定二年
二月吉日

改作東大閘記

李惟明

舊志云元文學處士

泗別於嶽陽流道之汶支於奉符

元時堰城入奉符界

之堰城洸

引之西南會於任城會通河受之昔汶不通洸

爾雅汶為瀾瀾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三

一作闡即洸水又晉書荀羨傳慕容蘭以數萬衆屯汴城甚為邊害羨自洸水引汶通渠至於東阿以征之臨陣斬蘭是汶水通洸由來甚久

國初歲丁巳

憲宗七年是時元末

有年號

濟倅奉符畢輔國請於嚴東平

名實

始於汶水之陰

堰城之左作一斗門塌汶水入洸益泗漕以餉宿蘄戍
邊之衆且以漑濟兗間田汶由是有南入泗淮之派至

元二十年

此世祖至元也是年詔江南漕河海兼運濟州新開河成立都漕運司嗣因河運船多損

壞仍專事海運

朝議以轉漕弗便乃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

流至須城之安民山以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至東阿
由東阿陸轉僅二百里抵臨清下漳御輸京師二十六

年又自安民山穿渠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於

是汶之利被南北矣

是年從壽張尹韓仲暉言開河以通運道起須城縣安民山西南由

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達御河見元史世祖紀

始輔國直堰城西北

隅作石斗門一後都水少監馬之貞又於其東作雙虹

懸門閘虹相連屬分受汶水既又以虹石易圯乃改西

虹為今閘通謂之東閘謂輔國所作斗門為西閘後改

作址高水不能入獨東閘受水汶水盈絀不常歲常以

秋分役丁夫採薪積沙於二閘左絕汶作堰約汶水三

之二入洸至春全塌餘波以入霖潦時至慮其衝突則

堅閉二閘不聽其入水至徑壞堰而西循故道入海故

汶之堰歲修延祐

仁宗改元年號

五年改作石堰五月堰成六

月為水所壞水退亂石齟齬壅沙河底增高自是水歲

溢為害至元

順帝年號

四年秋七月大水潰東閘突入洸河

兩閘被其害而洸亦為沙所塞非復舊河矣初之貞為

沙堰也有言作石堰可歲省勞民之貞曰汶魯大川底

沙深闊若修石堰須高平水五尺方可行水沙漲淤平

與無堰同河底填高必溢為害况河上廣石材不勝用

縱竭力作成漲濤懸注傾敗可待晉杜預作沙堰於范

陽竭白水溉田缺則補之雖屢勞民終無水害固知川不可塞也且曰後人弗聽浮議妄興石堰重困民壅遏漲水大爲民害重修堰城閘因自作記勒其言於石至是果如其言閘壞堰崩碑沈於水爲土石所壓是年九月都水監馬元公來治會通河行視至堰城謂衆曰堰城洸汶之交會通之喉襟閘壞河塞上源要害役有先於此者乎於是用前監丞沈溫公關爲一大閘之議命濠寨官梁仲祥李讓計徒庸度材用量工程乃以狀上從其請明年二月命工人山取石陶甃煨灰以濠寨官

王守恭董之市物於有司謀將以五月經始衆議以爲茲役實大非朝夕可成暑雨方行必妨興事曷以來年公曰霖雨天道豈可預必安能優游度日待來年以已事諉後人乎乃親爲經營揆度以舊址弊於屢作改卜地於其東掘地及泉降汶河底四尺順水性也袤其南北爲尺百廣其東西爲尺八十下於平地爲尺二十有二土木之工又入其下八尺上爲石基以承閘閘之崇與地平自基以上縮掘地之深一尺兩壁直南北爲身皆長五十尺其南張兩翼爲雁翅皆長四十五尺其北

端折以東西各附於旁亦長四十五尺不爲兩翼斂其
前隘漲水也前盡基肩岸受水欲其前也後遜基八之
一壘石爲崖承之出基之南五尺長爲尺二十有五五
分基之廣闊其中之一以爲明入明三分身之一爲金
口廣尺深咫板十有三方盈金口之廣長亘明入金口
兩端各盡其身上下以啟閉者十二其一不動闕以大
石爲兩臬夾制其前卻始議參用新舊石舊石皆薄小
而新石少公因爲度材所堪差別其用無尺寸之枉新
遂以贏又皆大石自基成顛凡十一疊舊不一用焉石

相疊比則以鐵沙磨其際必脗合無間故其締構之工
釦砌之密會通諸閘所未有凡用石大小以段計二千
六十有奇土方以尺計三萬三千六百五十甃以萬計
一千有六石灰以斤計四十六萬三千瓦礫以擔計二
萬四千木大小以株計一萬三百一十鐵剛柔以斤計
三萬九百一十五麻炭諸物稱是糜錢一萬七千餘緡
役徒千人木石之工二百八十八人始事於五月七日
畢役於九月十日閘旣成衆請識其事於石屬筆於予
予曰汶古名川昔畢公馬公用之則爲轉漕之益爲灌

溉之利後人用之則有橫潰之憂有墊溺之患水性非異蓋用之善不善也馬公既善用之又碑其言以示來者其爲慮深矣不有茲役曷彰馬公之識其言已驗碑仆於水而改作石堰之碑尙存豈天忌馬公之言先發其機耶將使後人獨受其害而不蒙其利耶惟是雨暘時若漕運無愆天其或者悔禍於人俾思馬公之言乎既不獲辭遂爲敘其始末以見堰城閘水利喉襟且表馬公之言爲鑒

重修洸河記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七

劉

承

元人爵里未詳

洸河乃今汶水支流也名不載於傳記

洸水乃古名川見於水經注者

尤詳或因舊而加以新名尤不可知其源則出於泰山郡

萊蕪縣原山之陽折而之南達於會通漕運南北其利

無窮會被之源洸也洸之源汶也時霖雨作泰岱萬壑

溝瀆之間合注而之汶洪濤洶湧泥沙溷奔徑入於洸

所以淤填也至元

此亦順帝至元也是年庚辰次年卽改元至正後文所云至正辛巳是也

六年監丞宋公

不著名

濬自插口至石刺事鐫於珉然洸

之源雖通而其流猶梗公謂不疏其流源將安之又恐

前功徒費後患復萌會通之津從而涸也詢及其佐得濠寨岳聚所度自石刺至高吳橋南王家道口淺澀者延袤五十六里百八十步呈准中書符下東平濟甯兼贊厥役公以令使王允濠寨朱良義奏差寨因普化馳驛來督帥本監及二路夫以口計者萬有二十濬自至正二年二月十八日落成於三月十四日按良義以舉武計者二萬三百四十有奇以尺爲工計者四十萬七百數良義字仁可燕山人兼明儒吏數且優嫺監丞開其源於前少監

不著名

瀹其流於後逝波滔滔永濟會通

之流使漕事無虞非公之忠誠爲國遠慮與屬吏有司之謁心又孰能興此事立此功耶今以爲國勞民實逸道存焉吾知公之慮將必建千百載遠大之勳行且發軔於此矣同知東平路事伯顏察兒奉議濟甯路判官商承德兗州判官王承事甯陽縣達魯花赤兀難仄汶上縣簿登仕佐郎饒裕咸董厥役已乃僉議曰少監公之功宜勒后以昭悠久迺請文於予義弗獲辭遂援筆而紀其歲月公西京人始由提點壽武參書奎章參贊經筵檢校藝文至正辛巳陞都水少監是年秋仍分監

東平至則廣積儲修公廨利靡不舉其才略過人遠矣
是爲記

重修聖廟記

李惟明 見前

甯陽縣教諭王致遠告予曰山東邑僻而隘者惟甯陽
所部氓社八戶於學者田二十畝公需仰給爲甚艱夫
子廟載築惟一殿歲永灰裂多紛山藻摧落聖哲黯慘
春秋有事席草萊以陳祀至元己卯秋 元有兩至元一
爲世祖改元年

號己卯則十六年一爲順帝
改元年號己卯則五年也 簿君陳臺靳夢臣到任首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九

謁廟乃慨然曰天下之治出自夫子本弗敦枝其茂乎
遂以重修爲己任而同官協力割祿緡爲公需君親董
役胥徒無擾耗甫閱月而紛裂摧落者一新創兩廡各
四楹召畫工繪賢徒各在列者於廡神門改正櫺星又
立我元加封夫子號碑落成之日儼然爲甯陽壯觀於
是尹喬公敏達魯花赤兀難仄中書掾劉敬源典史郭
受益合議欲爲記之君曰是役也實長官志諸公贊翼
吾特督工職當稱矣奚記焉僉曰記者誌其年月以示
將來非矜德也蓋聖人無古今廟貌有興廢若一旦異

於今俾後人修葺之仍公創也是烏可以不記敢請先生爲之文予既述致遠言竊謂堯舜聖之至者也得天位以治民家沐其膏人沾其休其德澤淪浹於天下深且溥矣孔子聖而無位以行其道是弗堯舜若也奚堯舜之祠蕭然於今而孔子之廟巍乎徧天下世愈遠而祠愈嚴者豈宰我所謂賢於堯舜也歟今簿君不曰是役在令而迺以任己既成不自以爲功曰長官欲然長官不曰然而曰當勒珉以誌年月其勞謙不伐去彼爲所不當爲而僚朋相猜者遠矣君諱良弼幼習國語六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十

司倉稅再尉名縣至斯而能稱益遠致遠沈人諱思甯至正二年四月日

重修公廨記

王思誠

字致道岷陽人至治元年進士累官國子監祭酒諡獻肅元史有傳

縣本春秋魯之闡邑漢爲甯陽屬泰山郡後漢屬東平國晉并入剛後魏廢剛平移置平原鄉以名縣

平原乃僑置縣

並非以鄉名縣且不白後魏始詳沿革考隋開皇十六年以與平原同名改

爲龔邱屬魯郡宋大觀四年避宣聖諱削爲龔金源氏復今名隸兗州國朝至元二年省入岷陽二十三年

置巡檢司大德元年復爲縣徙廨於舊治之西以舊廨作縣之儒學至正四年秋騎寇數百掠滕涉兗而來鳴鉦擊鼓挺兵入城以紅帕裹首衣婦人衣周走而呼聲震天地火其廨舍延燒民廬烟火連夕弗滅寇退未遑營建僑居僧寺民屋以聽事焉七年縣尹中山劉允始割俸爲之倡而邑人好事者多出財爲之助迺鳩材撤舊址而爲前堂若東西吏舍若庖廚若架閣庫二十又一間董之者提舉王君居仁等也功未及訖而劉君以代去新尹單州梁君彥謙臨漳宋君郁繼之十年三月

方卒其功彥謙若郁又以上官之至無所於館也度廳背有隙地坎且奧郁以身督工取土於隍墳以爲基構後堂若東西房若常平倉若儀門十又五間石其中唐峻其周垣溷於艮陬作什器若干事明年三月落成於是廨舍煥然加於舊矣八年之間五罹騎寇掠民財炳民居上下不勝其驚擾新廨幸免於火十一年寇又至尹若簿皆爲所止已而釋之賊竊縣印尋敗復得其印嗚呼殆哉按縣昔之爲龔也民衆土廣國初版圖逸燬恣民所占而籍於他邑者十之九所存者八社而已南

郭門外道以西及西北二門循東北一隅皆隸汶上而東門泰安之地也故汶上之社八十有四而泰安之社百有二十負郭南他屬邑小戶寡政煩賦重邑人不堪其命列狀上於朝懇懇以不均爲言廷論憫焉移文臬司審覆之蓋將從所請也曩予以夏官侍郎丁內艱劉尹嘗來卽謀於我將經始茲廡也且曰俟功畢願文紀歲月余諾之未幾余起守河間入爲禮部尙書勸農山東自泰安過甯陽邑僚佐郊迓宿於新廡之後堂時西原文逸處士致遠按元李惟明重修聖廟記有教諭王致遠諱思甯沈人似卽思誠之昆弟亦來會梁尹持處士之子嘉所撰新廡事狀請予爲之記予未遑也今年春予改長成均梁尹又偁居仁之子游來徵予文遂先述其邑之因革次紀廡之廢興終列社之多寡而詳書以爲記庶來者有所稽云至正十三年仲秋上旬日

分撥縣界記

李伯貞

舊志云明金谿人

甯陽兗之屬邑也自西漢歷晉魏皆仍舊制

晉時已廢甯陽逮

隋更曰龔邱宋曰龔縣至金復舊名所轄民社自金泊

行不惟同姓同輩且思誠字致道思甯字致遠亦相近

亦來會梁尹持處士之子

元屢罹兵革版籍殘毀其故城西黃等悉入於泰安汶上而本縣止存八社及聖朝開疆之始首命浙東王文珪簿領是邑

簿領乃督率之義非主簿之簿也且是初時甫定縣邑豈有不置令而置簿之理

視事按諸版籍而所筦者止八社民不過三百戶且是邑實東省之要衝往來絡繹地狹民稀事又劇於他邑若此民將何堪一日乃禮諸老而問之曰郭門之外皆隸別邑何耶諸老歷以上事對於是訪諸碑誌而考實其故乃申聞所司達諸省憲

此豈主簿所得為

未幾檄下俾州

縣原據之土地悉令復舊而泰安汶上以沿革日久忍

弗能與又三載洪武五年春正月僉山東憲事李公漢按治茲邑下車首閱故事乃慨然歎曰事之遲者舉而行之錯者改而正之我之任也遂舉正其事帖下州縣來者喻之以禮不受命者威以刑俾泰安汶上保社不日而悉復其舊自故城等四社軍民一千二百四十四戶乃泰安復歸之地西黃等五村軍民五百七十九戶乃汶上復歸之地於是垂髻戴白欣然而相謂曰而今而後復得歸祖父之邦矣而縣有繁劇之務吾儕小人惟力是事嗚呼土地人民入於鄰邑之版籍不克正者

百有餘年一旦明白非爲邑者之幸曰爲邑者非實一
邑斯民之幸也雖然王公肇其謀匪僉憲李公莫能終
其事若不記諸石無以示遠而垂後世也於是乎書

重修縣治記

許彬明邑人
見列傳

治有常處斯視瞻尊而政刑肅理之必然也夫環千里
而爲郡郡有治則州縣仰焉環百里而爲邑邑有治則
鄉社仰焉其興廢補敝則又係乎居職者之賢否何如
耳甯陽克之屬邑其歷代隸置改革載在祭酒王思誠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
記

十四

教授韓珪

韓珪非
教授

之記茲不贅按縣治舊在城東北隅

元大德元年徙於今所而以舊廡爲學宮至正四年燬
於兵官僚聽訟僧寺民屋者三年明年七月縣尹劉允
始仍舊址營建未幾代去尹梁彥謙繼之十年三月始
得落成洪武中主簿王文珪王文珪
非主簿修之宣德中知縣
孔公朝按此記知舊志
誤以公朝爲朝典史邢敏創建麗譙之樓而廳
廊之傾圮者重加修葺惜其規制狹隘弗稱仰瞻歷歲
滋久寢入敝壞一日知縣王傑傑爲令在正統間舊志
列洪武孟方剛之後今

據此記
改正

縣丞齊郁劉震主簿張贊典史李順謀出俸金

修復於是役民丁之在官者百餘人積材庀事輦石陶甃工獻其能民効其力經營締構易故就新光華增於昔而人不知其勞正堂五間高二丈廣兩倍之深殺於廣者三之一後堂三間高一丈八尺廣視正堂不及者相半深殺於正堂者五之一作廈於正堂之前爲廊於正堂之後立兩廂以翼其左右構儀門以肅其出入建幕廳於庚方起燕寢於坎位其低昂廣狹亦皆稱是他若戒石有亭架閣有庫庖湢廩庾靡不具焉經始於正

統壬戌

七年

十月之望落成於明年四月之朔專其事而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十五

司會計者震也工旣告成光祿寺少卿王賢惟善暨余皆以內艱居家惟善謂余宜有言紀其事以彰諸公同心協力知所當務且俾後之來者知敬承而勿墜也

按原

文刪去
二段

鄉貢進士題名記

許彬

國家聖聖相承八十餘年文運亨嘉而四海之內颯颯乎絃誦之聲仁義禮樂之化揚於假邇故士之育乎學校者莫不爭自奮勵務以學行文章取科第登庸於時

者後先相望雖唐虞之雍雍穆穆成周之濟濟藹藹不
是過也甯陽克之鉅邑密邇闕里士之出於科目者恆
不乏人順天府尹王公惟善暨余皆甯陽人嘗欲取邑
之鄉貢士勒石於學爲後來者勸然以羈宦京師志未
遂焉天順元年春適知縣事翟君文冕來朝惟善以爲
言文冕諾之歸語同官縣丞傅祐陳義主簿吳忠典史
賴忠教諭沈益訓導王質皆欣然從命乃相與命工礪
石取邑之登名鄉舉者自洪武永樂以至於今勒名於
上其有第進士者小注於下而併錄其官蓋所以重科

目之選而啟諸士子嚮用之心也惟善謂余宜有言記
之余維今仕進之途不一而科第爲最盛是石之勒不
取諸前無以驗今人則效之實不錄諸今又何以啟後
人景仰之心哉故善學者於此藏焉修焉一舉首而寓
乎目得不起其高山仰止之心乎息焉游焉一舉足而
感乎中得不動其景行行止之念乎其所以觀感興起
而爲成德達材之助者豈小補哉宋儒嘗曰人之所難
得於天者聰明辯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爲
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慾此亦天之所難得於人者

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能以天之所難得者
徇天砥礪修習以底於成就而卒不爲無窮之慾所壞
者亦豈世所易得哉諸士子生聖賢之邦遇明盛之時
得於天者既厚而學問修爲又底於成他日發舒所蘊
而大展所學其可不修身制行思所以徇天而肯爲無
窮之慾所壞哉孰謂流芳貽誚於百世之下者不本於
今之賢否耶文冕諸君之所以爲此舉者意有在也文
冕名弁陝之涇陽世家由解元間擢今官有寬仁之政
且能誘掖士類而爲士君子所稱道云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十七

重建魯義姑姊廟記

許彬

魯義姑姊廟在甯陽東七十里南義社爵山之麓歷歲
滋久而興廢補敝者不知其幾也正統中縣丞齊郁又
撤而新之乃茲復壞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泰和康公名驥

盧龍李公適過祠下顧瞻廟貌不稱神棲乃命縣之主

簿吳忠

據此及前記則忠乃天順間任舊志誤列成化李沂後

里人奎文閣典籍

許越募緣重建一時官僚富室輕財重義之士各以其
貲來助者不下數千百計乃相度高亢之所移於舊址

北三十步許創建立廟三間爲楹者五深一丈七尺闊四丈有奇高視深殺二尺左右前各三間外爲大門一間其高深袤亦皆稱是繚以周垣植以松柏經始於天順辛巳^{年五}正月之望落成於是年五月之朔先是里人順天府尹王賢惟善夙重義姑旣徵中外諸才士大夫詩歌鏤板以行顧余亦里人也舊居館閣素欽義姑之名且重繡衣之尚義簿與典籍之區畫措置而典籍余之嗣子也竊嘗論之莫柔於人心不可以威劫不可以法持不可以力奪也莫強於人心可以誠感可以德化

可以義動也蓋義者制事之本感化之機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可以格鳥獸化強暴觀於強齊伐魯虓虎之勢方張長蛇之毒已熾孰不以爲萬鈞壓卵魯必爲之齧粉矣顧義姑一孱弱之婦倉卒遇之於郊詢及抱姪攜男之事不背公而向私第割恩而全義詞語從容一出肺腑齊將義之曰魯未可伐也婦人猶知秉公義况朝臣士大夫乎乃聞於齊君按兵而還魯得免禍因訪得婦人賜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孔子聞之曰

列女傳公正信誠云云乃

劉向語今輒以屬之孔子未知何據初閱舊志義姑姊傳有孔子聞之曰一語深以爲怪不意乃襄敏誤之也

義姑姊公正信誠果於行義惜其姓名不傳不能無遺憾於後也然義姑之秉公行義固出於天性亦豈非本於周公風化之所漸濡乎故先儒嘗曰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觀此則義姑之所爲初豈逆意齊將之問魯君之賜哉其心亦出於至誠而非尋常矯揉有所爲而爲焉者比之晉僕射之事蓋有間矣兗州太守郭鑑通判田懋推官范雯各以其貲來助且屬余記之故爲記之如右他如錢穀之出入則耆老宋祥畢玉張賢掌之工作之都料則有梓人王佚作張權而晨昏啟閉司香火者則廟祝孔達也其他以貲來助者庸書以碑陰云

二老歸榮堂記

王

越

字世昌明濬縣人景泰二年進士累官三邊總制屢立戰功封威甯伯改武佩

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加少保卒贈太傅諡襄敏明史有傳按越許彬門人見彬墓碑

歸榮堂者知甯陽縣事關西翟弁爲其邑之二老作也二老學同塾進同籍仕同朝官同品退同歸緋袍金帶蒼顏華髮並輿聯席望之若神僊鄉人榮之爲父者起教子之心爲臣者興忠君之念乃是邦家之光非特閭

里之榮而已也。弁知其然，構堂以歸，榮名者有由然矣。堂直縣治之南，稍西，朝元觀故址，厥位面陽，效歐陽子畫舫齋之制，木不加雕斲之而已，牆不加飾，圻之而已。高明亢爽，足快心目，中前爲二門，面崇墉，背麗譙，灌木陰翳，禽鳥和鳴，暇日燕遊，其間凝眸遠睇，萬慮俱忘，意豁如也。工部主事嘉禾倪廷瞻名禹海鹽人適以水利駐節甯陽，謂盛事不可無傳，乃走書索余文記之。嗚乎！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二老有焉。二老者順天府尹王公，惟善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許先生道中也。公

起家鄉舉，登乙榜，授校官，陞戶科給事中，進光祿少卿。以至今官守法奉公，京民仰戴，忠勞著於輦轂，清聲聞於朝野。今年七十有八。王公以成化三年卒，年八十三，是年乃天順六年也。先生

由進士，歷翰林檢討，編修，撰陞太常寺卿。今皇上新復大寶，首進今官，詔入館閣，當大言之任。凡鋪張神藻，黼黻鴻猷，供奉左右者多。先生筆已而爲奸回所譖，當時

作記卽直書不諱如此足徵公論

出參陝藩，尋有賜環之命。今年七十

有一夫士之遭遇盛時而得進退，始終俯仰無愧。若二老者，幾何人哉！計其所生之年，當國朝統御之初，太平

全盛之日天地渾厚靈長之氣得之最先故能全所賦
予究所設施其進也豐功偉烈足以羽儀乎朝廷其退
也盛德雅望足以敦厚乎風俗此堂之所以作而余之
所以記歟作二老歸榮堂記

刪去末
段及詩

堰城堰記

商 輅

字宏載明涇安人鄉會殿試皆第一明
代三元惟輅一人累官吏部尚書謹身

殿大學士卒贈太傅
諡文毅明史有傳

汶泗二水齊魯名川汶出濟南萊蕪縣泗出兗州泗水
縣二水分流南北不相通自古舟楫浮於汶者自兗北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
記

二十一

而止浮於泗者自兗南而止元時南方貢賦之來至濟
甯舍舟陸行數百里由衛水入都至元二十年始自濟
甯開渠抵安民山引舟入濟陸行二百里抵臨清入衛
二十六年復自安民山開渠至臨清乃於兗東築金口
堰障泗水西南流由濟河注濟甯兗北築堰城堰障汶
水南流由洸河注濟甯汶之下流又築戴村堰障之西
南流南抵濟甯北抵臨清而汶泗二水悉歸漕渠於是
舟楫往來無阻因名之曰會通河我太祖高皇帝定鼎
金陵無事漕運向之河堰廢損殆盡太宗文皇帝遷都

於北爰命大臣相視舊規築堰疏渠漕運以通第堰皆
土築每遇霖潦衝決水盡泄漕渠盡涸隨築隨決歲以
爲常民甚苦之成化庚寅工部員外郎張君克謙奉命
治河歷觀舊跡歎曰濬泉源疏漕渠此歲不可廢至若
堰壩以石易土可一勞永逸何乃因循弗爲經久計乎
於是督夫採石首修金口堰不數月告成凡應用之需
以一歲椿木等費折納沛然有餘曰斯堰旣修堽城堰
亦不可已方度材舉事遽以言者召還已而巡撫都御
史牟公名俸覩其成績極加歎賞騰章奏保用畢前功至

則以堽城舊址河闊沙深難於用力乃相西南八里許
其地兩岸屹立根連河中堅石縈絡比舊址隘三之一
乃謂於此置堰事半於古功必倍之遂擇癸巳九月望
日興事委兗州府同知徐福陰陽正術楊達耆民張倫
許鑑分領其役儲材聚料百需咸備明年春三月命工
淘沙鑿底石如掌平底之上甃石七級每級上縮八寸
高十有一尺中置巨細石煮秫米爲糜加灰以固之底
廣二十五尺面加石板甃二層廣一十七尺開甃口七
各廣十尺高十一尺置木板啟閉遇山水泛漲啟板聽

從故道西流水退閉板障水南流以灌運河兩端爲逆水鴈翅二各長四十一尺順水鴈翅二各長三十五尺中爲分水五各廣二十三尺袤一百三十八尺兩石際連以鐵錠石上下護以鐵拴髻口上橫以巨石或三或四各長十餘尺河舊無梁民頗病涉堰成遂通車輿有元舊閘引沙入洸洸淤汶水不能入茲堰東置閘爲二洞皆廣九尺高十一尺中爲分水一旁爲鴈翅二亦用板啟閉以候水之消漲漲則閉板以障黃潦消則啟板以注清流洞上覆以石石之兩旁仍髻石高一十有八

尺中實以土與地平俾水患不致南浸洸河免於沙淤閘之南新開河九里引汶水通洸河口逼崖自顛至麓皆堅鑿石兩閱月始通肇工於九年九月訖工於十年十月是役所費較之金口不啻數倍而民不知勞擾者似前折納外所增無幾蓋處置得宜區畫有方所以開漕運無窮之利者實在於此都憲喜其功之成命兗郡守錢源徵余文以記往歲克謙還自東魯語及修堰之役余心喜之乃今績用有成可靳於言耶昔白公穿渠民得其利歌曰衣食京師億萬口若克謙斯堰之築漕

河允賴公私兼濟視白渠之利不亦尤大矣乎余故備書其事爲記克謙名盛常之宜興人也天順庚辰進士都水員外郎功名事業此其發軔云成化十一年記

都水分司新廨記

徐源

明長洲人工部分
司主事見監司表

都水掌凡天下河渠壩堰之政甯陽之有分司始自永樂中旣浚會通河引東郡諸泉作金口埧城插堰以竭汶泗洸沂灌通運渠便諸貢之船也朝廷以爲上源之地工役材料浚鑿之事維是國計所倚不可無官以董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二十四

之爰命工部官一人專總焉官率三歲一易然以甯陽四距泉堰適均也故前後臨政者悉駐節於此厥初廨宇未備乃或巷處民間其後旦則寓政藩司退則復入私第至天順間始有構爲公廨以自別者惜乎旣去而斂之成化八年宜興張君克謙來莅茲政乃訪而葺之加闢廣焉於是規模略備然猶座無几閣地無砌甃塵逐步履案席硯筆風沙膠滿焉廳之南障以厚牆中錮以四板門其二不設樞軸莫可啟無以異於庫藏之室月朔羣吏聽政與諸州縣會文白事者悉蔽廳壁之外

或見或隱召有所對僅可中門覲其面是豈向明爲治之意乎越明年己亥

明年謂源莅任之明年是年爲成化十五年

泉脈旣浚

堰役且休乃乘農事之隙議改新之且易其梁木之甚腐者縣舉耆老張英督工因得隙地乃徙後堂於北者三丈六尺兩廂房悉退一屋之地徙前廳於後堂之基前廳爲露臺退儀門於北縮正門於儀門廳事之前邃以二軒門壁之害明者咸撤去之地甃以甌屋壁不尙采飾加堅固已耳創始於是歲九月乙丑落成於十月庚子由是四顧豁然凡泉脈之浚治堰插之節宣材石

之豐窳官屬之勤惰出則廉其弊入則稽其成上有所觀示下有所瞻聽爽然若倍精神矣旣而學諭莆田宋叔昭等來言曰維是布政之廳閱月之役耳材不加費工不告勞能使向之塵暗隘陋之室一旦煥爲清明淨虛之府是不可以無記予旦暮居斯廳者也竊亦感於世之庸情陋劣以自蔽其明者豈特斯堂已乎法令政教本明也而柔懦以蔽焉者多使皆奮而更焉則猶斯堂革污以就潔清明之可仰也必矣天理德性本明也而物欲以蔽焉者多使皆克而復焉則猶斯堂去暗以

向明高明之可望也必矣然則斯堂也固可爲吾修政
復性之助也奚但廡宇廳屋之間而已也因記而刻之
石成化庚子十八年秋九月吉日

觀泉亭記

吳寬

字原博明長洲人成化八年進士會試
廷試皆第一累官禮部尚書入東閣專

典誥敕卒贈太子太
保諡文定明史有傳

自國家遷都於燕太倉益實長府益充皆以漕運而致
其食貨之入孰非舟楫之所載乎由京師而南舳艫相
銜維纜相結凡數千里不絕其舟楫之來孰非河渠之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二十六

所浮乎地勢隆汙望若階級置牐蓄水洩復盈焉其河
渠之通孰非源泉之所濟乎泉多見於齊魯之地其發
甚微其流甚迂微則易湮迂則易竭迺滔滔汨汨出而
無窮者又孰非人力所濬而導乎工部所掌水利其一
朝廷特設主事分治之三歲始代去成化十六年予同
年洛陽喬君名縉廷儀奉命以往當歲之春泉脈始動廷
儀輒率官吏召卒徒出而從事畚鍤所施濬導如法勤
敏之稱徹於中朝顧所至露坐無以爲風日之庇乃使
人伐山木築亭泉上曰吾將督役於是而觀夫泉之行

也因以觀泉名之書來求予文以紀其成惟古人之樂多託於山水之間若柳公於愚泉歐陽公於醴泉可以概見獨惜其人皆放斥於外而不得盡其用於時徒啜其清漱其甘以爲自娛之資而已若廷儀則以泉爲職者也方其從事於斯厯曠野入重山險遠幽邃皆有足跡可謂天下之至勞而何有於樂者及功之將畢視其溢然而出沛然而行濟乎河渠而浮乎舟楫載乎食貨以給乎國用當是時有志於是務者亦可爲天下之至樂而遂忘乎勞矣故泉一也渟蓄而無爲觀之者樂其

適乎已發洩而有用觀之者樂其利乎世適乎己者小利乎世者大然則泉也人也詎爲此乎爲彼乎初廷儀受代爲吾友徐君仲山源名其勤敏予尤知之仲山嘗著

泉志凡泉之形狀與其出之正側匯之深廣流之向背具載於編計散見州邑間者百二十餘而無關於漕渠者不預其用心可謂密矣今廷儀且滿任而閩黃君世用名將往代之世用久仕於外練達詳慎天官卿特推擇爲此舉其職殆無難者書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畢公克成厥終夫亭不足書而泉則重

事也以三君之相繼敢敘其功而望其成焉

修城記

喬

縉

明洛陽人工部分
司主事見監司表

城所以禦暴保民池所以設險守國兗之甯陽在春秋時爲灌圃之地國朝邑焉有城堡溝池雉堞樓櫓歲久傾圯湮塞陵夷迨成化辛丑十七年蕩覆而無復限隔暮夜之戎交相往來若履平地趨坦途略無趑趄抵東尤甚隍水絕流雉堞仆砌運渠固滅其湍碧居民亦罹其机隍是歲仲冬夜盜鼓譟而入燬民廬劫民財而去越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二十八

明日吏民案視胥躑躅屹立匪直歎形勢之夷而深慨夫泉利之由廢也檄移郡集民告以築浚民憚勞以爲越二歲始可有成迺躬督之以浚以築爲隍爲塹宣言勸勞始辛丑十月訖壬寅十八年正月四壁林立百堞豎峙環渠深邃泉派流通事不持久民不告勞雖非雉堞峭拔湯池洶險亦可以禦保而恃守也卒之民獲底定盜亦遠迹水通運渠國稅利溥是雖俄頃之爲抑亦小補於治道焉爾若夫時序遷流修墜起廢不能不有待於後之君子也是用筆之以記歲月云

東泉亭記

李承祖

明濟甯人宏治庚戌進士前志云主事

都水江夏王君公大

考宏治間都水主事有咸甯王子成公大殆其字歟但曰江夏則不

可解奉命治泉於東方乃卽廳事東偏結茅爲亭名曰東

泉亭不忘所事也公大始至據圖考志周行案視得泉源通塞之故親率屬吏而程其勞墜者浚淤者滌蕪穢不治者翦薙而爬剔焉或種木以固其址或鑿石以補其敝又裁去其無益而勞人者環數百里地役夫幾萬人時作息而收成功如是者三閱歲及代而還朝有日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二十九

矣承祖時過訪公大共坐亭中時暑甚久之清風入竹颯然拂几席顧野花灼灼含芳抒秀於小山間列於泉外於是洗觴對酌酒酣樂甚因謂公大君之莅茲土也以有事於東泉而遂以東泉名茲亭亭去泉頗遠就亭而索泉無有也公大笑曰子謂吾亭之遠東泉邪抑知東泉之不遠吾亭邪吾自蚤歲從事於學得之身而思見乎時今受明天子寵命有事於泉夙夜在公惟不稱任使是懼故以東泉名吾亭不敢須臾忘也漕事方殷而吾東泉沛然同流共濟使國用有賴而明天子少紓

左顧之憂吾怡然在吾亭然後卽安逮水落泉竭匯衆流而下一勺之益甚於千金則吾視吾亭蹠然不能安雖欲一日於是乎處不可得已然則寄東泉於吾亭固吾志也而奚較乎吾亭之遠東泉否邪承祖聞其言而躋之作東泉亭記以告後之君子

城隍廟鐘鼓樓記

汪克章

邑人見選舉表

國家稽古定制而城隍之祀周天下若今顯祐伯之神其一也神奠茲土陰隲居民善者旣有所恃而不恐惡

者復有所畏而不爲每朔望歲時祭奠者繩繩然而水旱疾疫有求必於神是禱顧棟宇之麗像設之嚴新之者前縣令劉公

名永安

也而鐘鼓之設未及有事於廟猶

稱缺焉邑民路端好善崇禮慨然以創建爲任捐貲僦工作時領袖乃陳鐘鼓於殿之東西而材瓦以庀之其崇幾丈餘廣視崇殺二之一翬飛屹立足快瞻仰且冶鐵以爲香鑪者十有五枚以置殿之前後及廊廡間由是廟事孔飭凡考擊焚修闡神之幽而祝其貺者罔有弗悅故老傳論以爲自國初主簿王公文珪首莅斯邑

迄今廟更幾治而未有若今日之備者也厥徽哉工肇於正德癸酉八年春而是歲之秋成之路欲勒其事於石會疾弗果已而疾篤且愈戴神之惠益深不忘也乞余言以記之余以神非人不享人非神不賴神人交欣政是以和我太祖再造乾坤山川鬼神効靈者弗翅城隍也而神之司城隍者爲烈聖聖相承道脈日昌而神之庥日敷民事神敬罔或渝是知今廟之美成之者若人也而非神之靈其孰使之卽神之靈之能感人則國家福德之隆本固而源深者其弗驗邪是可書也故爲之

改浚新柳泉記

王大化

明儀真人
爵秩未詳

柳泉泉之著者也出甯陽城西平地土中舊嘗入於洸以達於泗漕之利存焉肆惟末流浸淫淪於沙者幾七十年非其性也嘉靖丙戌五年默泉吳子來董泉事補偏刮垢式克有緒越明年丁亥周爰詢咨而喟然曰漕渠之仰於泉猶人身之理於脈也謂衣帶之微以卒事固

不可然蔑焉是一脈未理而得謂忤乎迺召屬吏語之曰胡村之南可棄也其壤惡洸河之東可渠也其勢下道則古河之西可引也夷而徑也僉曰唯唯因請於少司空蘭谿章公名拯公曰盍亟圖之天實貽之以竣子也於是卜日糾工指洸之兩涯曰牖此則爲牖者二蓄洩時矣指邑之南曰橋此則爲橋者一涉無病矣指民田麗於西河之西者曰易此則罔用厲矣蓋心計而身親之不憚瘁焉導若泉東至於洸又東至珊河折而南又東入於蛇眼金馬諸泉旣與灑合於泗而其利猶夫舊也經始於丁亥秋九月之朔迄戊子春三月告成渠之長以步計二千一百七十有六廣也步有奇石以尺計一千九十有五甌以塊計如其數以觔計者灰一萬六千八百四十繚二百三鐵一百六十椿木以根計五百四十梢柴以箇計八百三十力役於泉夫以名計五百二十財取於曠役以觔計者三洸河灘地價之民者以畝計一十有八夫以數十年湮廢復之一旦無違時無狃常無問有司默泉者可謂無負於其職也弗可泯也遂爲之記俾來者觀焉庶有徵乎默泉子名鵬字萬里

浙之秀水人舉癸未進士濟川之才特其小試云

靈峯禪寺記

吳雲臺

明莆田人教諭見秩官表

浮屠氏入中國自漢永平始蔓延而祀之者徧天下其間崇替相尋觀諸傅蕭之論與元魏之時每怪空桑之斥言正矣終不能使瑀之心屈能令無復子遺矣終不能已延昌之侈建其勢則然也王荆公所謂佛氏能以禍福語傾天下故隆尚如此其弗信乎然而琳宮梵宇世之幽人高士每不厭登臨棲跡者則固以其足爲娛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三十二

遊騁目之資暫空其滯礙之懷耳予從江南來遇上方奇勝輒往觀之至是登伏山靈峯禪寺見石壁峭絕老樹如龍禪宮上下倚而列焉其基創自政和

宋徽宗年號

修

於國朝景泰天順年間嗣後增構雄觀具存獨門垣傾圮堊漆寢敝舊碑仆於荒煙野草中不能不使觀者躊

躇興歎也邑二尹楊君

名季深

奉都水顧公

名翀

命重修堦

城堰以伐石至亦若有愀然於懷者歸而告諸邑宰羅

侯

名祐

相與捐俸畀寺僧圓慧等令圮者正之敝者新之

仆者起而琢之爰過訪語予俾予爲之記予曰碑仆起

之可也琢竄舊文者何曰以殘缺剝落之甚存者又皆浮屠緒語懼滋觀者惑故也予惟佛氏與吾儒誠異矣然其道以無爲爲宗以明心見性爲法門言彌近理去吾儒之說幾何所貴識者能辨之耳矧夫民之愚誘之以因果怵之以報應眩之以慈鐙慧鏡般若臺諸幻語有不翕然從之也者然則侯之飭新宇易舊鑄固以增登臨之勝又不令其民爲禍福語所惑侯之趣良足嘉哉侯陝之麟遊人以國子上舍來爲今官性豈弟治多崇雅斯舉也亦足以觀其人焉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三十四

新建南關魯義姑姊祠記

張文鳳

明常熟人工部分司主事見監司表

嘗謂教化風俗國家之所恃以立也天理民彝吾人之所恃以生也六經語孟之講明漢唐諸賢之論列有宋數君子前後著述記載千言萬語悉不越此焉爾是故忠者得之爲忠孝者得之爲孝節義者得之而爲節爲義皆足以植人紀勵世風而民生實有賴焉時降俗漓人心陷溺當事者以教化風俗爲不急之務語及天理民彝則以爲迂遠而不切於事讀書談道之士質美識

高篤信而力行者固代有其人庸儒俗吏計利害而不顧義理蔑聖賢之訓以爲不必盡合者亦多矣抑豈知其如布帛菽粟然民生不可一日闕焉者哉於此有人焉獨以身任其責天相之人成之無所爲而爲也明效大驗昭揭宇宙使天下後世不惟賢且知者信之雖愚夫愚婦亦不得信之此其於聖賢古訓有大發明不費辭說所以尊崇而揚厲之以風天下也豈可與一節一行之士例論哉吾於魯義姑事重有感焉全孤數語君用以安忠矣而忠不足以名之也兄子旣全宗祀攸

託孝矣而孝不足以名之也守己不辱敵人起敬節矣義矣而節義不足以名之也卒之身名俱完而周公伯禽之魯實嘉賴之於乎教化風俗果何負於人國也哉天理民彝果可一日而不全於吾人也哉余嘗讀列女傳而義其事及來甯陽乃其故里也遂得瞻拜祠下竊怪二千餘年未有能張大之者僅一許翰林爲之記一王京兆爲之表章詠歌然祠宇荒僻弗稱祠典缺而未載潛德幽光尙有闡揚未至者豈以有所待而然歟鳳治泉之明年爲嘉靖己亥

十八年

爰復爲立祠於甯陽之

南門外爲屋三楹繚以周垣有門有廡規制略備經始於某月日落成於某月日且議春秋致祭勿替求邑之節婦二烈女一配焉俾士大夫之往來觀者知不獨有義姑姊將益信周公伯禽之魯其化大以遐也庠生王正容京兆裔孫聞茲舉而義之謂宜記厥成以詔後世不辭書而鏤諸石

節婦配享記

馮

熊

明金華人工部分
司主事見監司表

國家稽古定制化民成俗凡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有義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三十六

夫節婦孝子順孫則旌之昭大典也甯陽之南門外新遷魯義姑祠其中配享者節婦齊氏程氏烈女許氏皆我明之己旌者也其表章崇重之意具在碑記可考已

嘉靖歲癸卯

二十二年

孟母朱氏卒闔縣士大夫嘉其節白

之當道請從祀義姑以待我聖天子之旌於是巡撫石

塘曾公

名銑

出練帛二端遣官弔奠提學虞城楊公覈實

其事復議之云朱氏守節存孤儉身奉母之死靡他已遂同穴之願所生不忝可方異代之媛禮宜從祀例當奏旌迺於甲辰

二十三年

仲夏朔行縣置主送祠以祀之乙

巳二十四年制下旌表其門又逾年將易前主其子廩生守

禎以碑記未載恐其久而或湮也自具石泣道苦節之事屬余記之按狀朱氏夫孟緒其先鄒人實子孟子之後素孝友好義樂施家無餘儲娶朱氏甫六載而卒生子守禎僅三月於時朱年二十四家貧竭力營葬哀毀骨立欲以身殉其母勸之曰汝獨不念汝夫遺囑乎汝繼姑老且無出當奉以終年汝幼子孤且多疾當保以承嗣朱泣而從命迺勤紡績以供養育其事繼姑也敬愛兼至有疾則竭力扶持及故終喪不茹葷酒君子謂

孺人能盡婦道矣其於遺孤保其身體訓之行誼蔚然爲時名儒君子謂孺人能盡母道矣其從夫命也一時遺囑終身恪守至於償遺金祀絕嗣尤足嘉焉君子謂孺人能盡妻道矣夫盡婦道孝也盡母道慈也盡妻道貞也孝以廣仁慈以成教貞以立身其完懿全節足以風矣以之從祀於義姑廟貌不有光乎蓋義姑之遇患難全兄妹母子之恩而化齊保魯有安社稷之功孺人之歷艱苦崇貞一孝慈之美而維風植範有表世俗之德所謂易地則皆然者在昔魯侯褒封其義今聖天子

旌表其節皆以彰善於前而勸善於後也廟有祀碑有記遐邇見聞有餘勸矣故勒之石以俟觀風者采焉

令佐題名記

吳孟祺

明邑人
見列傳

題名者因其名而名之也名之者卽其名而考其實也子能食父命之名如呼某爲某之類是也臣能仕君命之名如授某人爲某官之類是也子不聽父命曰非其子也臣不遵君命尙可謂之臣乎是故環百里之境而爲縣立之長而名曰知言於縣事無弗知也而又佐之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
記

三十八

以丞以簿以尉皆求所以知其所未知者耳設一事有不得其理則民斯有一之不得其安者名之所繫其重蓋如此甯之爲邑自國初以至於今百九十餘禩矣官是者指不勝屈而題名之石闕然未見乃嘉靖三十七年秋邑侯郭君完主簿王君濟美始協謀而鼎建之稽諸往牒詢及父老由令而下僅得若干人將序而列諸珉昭範示戒也已乃屬余記之余觀其人雖殊途異秩然其間固有爲循吏爲健吏爲懦吏爲酷吏爲貪吏者循知之上也健次之懦又次之乃若爲酷爲貪則甘心

暴棄而昧於所趨者甚矣君子於是乎鑒往於是乎警
心或職賦焉必常常而曰賦國經費也吾民得無有地
瘠糧肥靠捐排甲者乎抑有虛文促解破產大戶者乎
有則吾何丞或職馬焉必常常而曰馬武備也吾民得
無有羣牧失宜種類弗孳者乎抑有坐困高值勉市上
貢者乎有則吾何丞或職簿職尉焉必常常而曰奸盜
國蠹也勾攝期會將無沈滯而未稽者乎狗鼠伺竊將
無滋蔓而養患者乎有則吾且安用矣由是爲令者又
以其大中至正之心臨於上而曰丞如是也簿如是也

尉如是也吾何知矣惟是本以六條防以十害盡慮研
思而出則事無弗得其理民無弗得其安矣於此而上
之人我知也則曰上之政也吾之命也吾奚加上之人
不我知也則亦曰上之政也吾之命也吾奚損吾知共
吾君父之命已耳嗚呼是非所謂天下之真知而循良
之極選也乎匹夫細民懵不知學名曰仁而或挾刃名
曰義而或白奪未足深怪也獨稱學道行義之君子而
亦或襲其爲不大可怪也哉嗚呼正嘉而前吏之知名
者何數也自是而後寥寥焉蓋民之憔悴也極矣予惻

焉敢以諗夫後之君子

創修泮池記

吳孟祺

余觀思樂之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又曰在泮飲酒
獻馘獻囚獻功蓋古者自辟靡而下列國之學必有類
類之制如半璧然而今之鄉學亦多有之意者效法於
璧水之遺相沿而弗廢歟吾甯無泮泮之創自都水張
君文鳳始君蘇之常熟人余乙丑之同年友也奉命來
督齊魯諸泉之水使畢濟於漕逾年底績濊濊如也乃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四十

一日視學見其規制備飾獨泮池稱缺乃慨然曰是缺
也而惡乎宜我其任之於是諸文學髦士咸以請曰信
哉吾其樂觀厥成矣乃以庚子

嘉靖十九年

仲春涓吉相宜

計庸慮用材也則取諸工之曠役也則取諸夫之餘猶
不足也則割俸以益乃於櫺星門內肇開巨池東西以
尺計者長丈有五闊視長殺三之二深視闊倍之蓋彷彿
乎半璧而不膠其制也底以石布周以甃疊防崩涸
也石梁中起板橋旁翼便趨蹌也諸文學髦士相與喜
曰信矣夫君之言也泮微君妥成會余起遷謫晉留都

戶曹郎道吾甯遂以記請無何君則以北屯田郎擢去
乃言曰君之爲是泮也不費公帑不奪民力視今之仕
者智淫於自封志役於夤緣違恤其他其弗如是者則
碌碌如石斬斬如槁循襲擬老成稊稜擬厚慎屈其指
以計遷而於學校也徒責多士以揖候進趨崇眉目之
觀己耳餘奚問吾聞君之於多士也簡其才而教焉憐
其乏而周焉士戴其德勃勃焉興矣其務於作人類如
此故其創是泮也或曰將以協地靈翕風氣翊多士而
助之奮焉耳余則曰有大焉夫泮之爲言班也長人者

之政教將於是乎班焉而政教也者其德之著乎君宰
新會宰內黃皆巨邑也聖賢獨隱隱起儕輩間用陟今
官猗歟政之成也乃茲於學校獨加之意視諸君子不
翹其子弟抑亦教之餘響矣乎故欲知君之德者觀諸
政焉止矣欲知君之政者觀諸教焉止矣繫詩實有之
曰匪怒伊教順彼長道克明其德夫長道固政也是三
言者魯之人昔以頌其君矣今藉以爲張君記無亦可
乎僉曰可哉則記之時嘉靖癸亥
四十年 桐岡席侯
名禮 以
重修學宮於泮水有力焉大同志而增後觀事得附書

建置齋舍學田記

李孟春

明阜平人教諭見秩官表

我國家稽古定制設學育材必建之堂以宣教分之齋以肄業給之田以調恤制也甯庠堂宇卑隘兩齋傾頽幾數十年學田之制稱缺甚非敷化作人至意己巳隆慶

三年春邑侯秦公名吉士恢堂制而新之齋舍學田尚未及

焉庚午四年何公名玉德繼至甫三日謁廟講學即歎曰齋

以翼堂也弗備何以飾觀田以養賢也弗備何以周急矧今聖天子聿修百度化理維新而學制廢缺如此何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四十一

以宣揚德意於是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方欲創建增置而入觀之期至矣迨考最言旋他務未遑輒譏日鳩工築基選良凡材木瓦甎鐵桌聖漆之類舉皆區處齋之東西為間各五南北植楹各六而其戶牖之明檐阿之飾塗墍之固俱可經久自是堂宇巍峩兩齋豎峙學制煥然改觀己復查荒田之新墾未經稅者有南白等社共地一頃九十畝歲計其入儲之於學凡士有婚喪不足泊貧窶弗能自贍者咸取給焉佃者無得欺隱守者無令侵漁永為甯庠公費之需吁二事兼舉一時更

新可謂急所先務而作人之道至矣盡矣昔文翁興學於蜀夷風大化學者比齊魯焉況以齊魯之地而遇公之振作如此文翁豈得專美於前耶後之游於斯業於斯必有以究其文物之所從來是公之德澤貽於無窮也故記之於石以垂不朽云

重修東嶽廟記

王正容

明邑人見良吏傳

維泰山爲五岳之宗山之高也其神必靈故祠宇徧東郡甯陽東郭外數武有廟在焉莫稽肇建興衰亦幾歷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四十二

春秋矣余謝政家居偶出郊瞻拜祠下顧門壁傾堙室宇滲漏而寢殿尤不足以庇風雨乃屬邑人李思學先撤寢殿而新之規制率迫隘弗廣拓舊址而稍遷於北者二十餘尺高廣視昔有加時嘉靖甲子四十年春三月也左有元君祠三間又四載隆慶戊辰二年春二月羽流曹永甯鼎新其棟宇亦與寢殿相直歲久正殿亦漸弗飭謀諸邑經歷朱君學易鄉耆紀元卿周之楨協力贊襄諏吉營建遠近好善者聞茲舉而義之相率輸貨殫力不約而同計工若料若干緡爲殿廊若干間繚以周

垣經始於萬曆八年春二月丙子迄夏四月庚午落成其基礎鞏固結構精研煥然金碧輝映足以妥神靈嚴歲祀一方稱雄鎮焉或問余曰禮諸侯祭山川季氏之旅尼父斥其僭今茲之舉義乎否耶余應之曰天王封建列國山川在境內使主其祭制也而於福善禍淫禦灾捍患合四境而陰鷲之既有其神則凡歲時有所祈禱有所報賽以仰其庥者將不於神是享乎譬諸井泉雖屬諸地主而一方之附麗於左右者皆得汲而飲之既得而飲之則從而浚之亦宜也矧岳鎮載諸祀典出甯陽縣志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四十四

重修石梁口土堤記

胡

瓚

明桐城人工部分
司主事見宦績傳

醫書有云有餘利瀉不足利補此言似之而非也業已外溢必且中耗總之不足安得有餘夫惟時其吐納密其腠理令元氣不洩於鍼芒斯上策乎治渠之法何以異此汶自堙城而西既厚爲堤而障之矣石梁獨當其

衝而地最下歲虞嚙蝕有司憚於創始稍稍補苴可幸
無費而隨築隨決卒未有建必然之畫而一勞永佚焉
者歲丁酉萬曆二十五年余承乏東泉會大霖雨三汶橫潰乘
瑕而入故堤益不支其所嚙蝕殆盡夫水之積不厚則
負大舟也無力國家六師之命寄於漕而漕之命寄於
汶汶之下流廛廛以十之三益漕而上源既洩其何所
濟甯陽令李君請發水衡金錢三百六十有奇治河徒
役七百人往治之余爲奏記總河今大司空楊公名一魁
從其請時金口坎河二役並舉而泉夫方有事於東泉

急無可使者爲出夫家之征如其數期以春月受功入
夏而釋而令朝京師攝者計戶而徵徵且聚糧稍後期
越四月猶未底績余惟水潦將降豫防之謂何因檄翁
丞董之顧獨念東郡泉壩之役以千計而甯陽得十分
之一此曹之荷鍤而食其力者誰非民脂膏奈何重罷
之而至令舍穡事耶復申前約盡四月歸農其所未竟
則集新萊肥三邑之夫一百二十有奇助之用大歡悅
丞且賈其餘勇爲修磯嘴壩以殺其勢皆始慮之所不
及者也亡何令至自京師益嚴乾沒清亢蠹較前費省

一百有奇凡役百有十旬築堤長百有餘丈於是伐石
河千屬余爲記以詔來世者其言曰是役也大司空主
之使君度之而郡丞實經紀之微獨此也鄙邑介在汶
陰國家旣係命於汶卽捐謹闡數百畝之地爲汶假道
其焉辟害而况迴狂瀾於中流脫民生於魚鱉豈鄙邑
專承之一二鄰封嘉受其賜顧沐民不佞以勤使君煩
後命唯是出納會計有司事也其敢貪功以徼大戾余
嘉令之慮事周也其不伐也翁丞之不懈也俾余得藉
手告成事以復於大司空抑又何幸焉是爲記郡丞唐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四十六

君名禎令李君沐民縣丞翁道例得並書

洸橋記

胡 瓚

甯陽縣治北一舍許爲堽城元人於其地引汶水別注
以益泗漕是爲洸國家築壩戴村汶自是畢達天井而
所謂洸者歷縣南三十里始受柳泉諸流合於濟而柳
泉更在洸以下西流滲入於沙嘉靖中先都水使者樵
李吳公名鵬始建洸河閘爲柳泉假道焉於是洸僅通一
綫餘且化爲平陸矣顧霖潦時降溝澮暴盈幾不辨牛

馬兩涯之民率若望洋是漕渠不獲其涓滴之利而害
移之民者奚啻尋丈則勝國之濫觴也余既治東泉甫
下車居民以爲言時侍御吳公名崇禮方倡其鄉三老李
春鳴若而人欲就吳公所創閘南架爲飛虹者十一東
西長二十餘丈闊殺二十之一高如之業有成議余乃
請於總河安邑楊公名一魁報可擇日舉事稍稍規度令
梁下各鍵以版時其啟閉俾柳泉仍出東道每歲杪輒
助以畚鍤之卒千指而又躬爲巡閱間出廩餼之餘勞
之總河泌水劉公名東星以問水至亦捐穀五鍾自令以

下皆有助梁成有日矣余將代至

明都水主事三年更代
瓚於萬曆二十五年

年抵任則是年
爲二十七年

春鳴乃持冊走汶上謁余請記宣言曰

幸使君始之願使君卒之余辭若曰始事則鄉先生勸
率則令余奚知春鳴比三返足盡瘡必得請乃已余謂
川無舟梁過寶指其國衰乘輿濟人君子疵其惠渺夫
非有司事第古所謂徒杠輿梁云者歲一易置非若飛
虹之建一勞永佚蓋五行之工畢具計糜金錢千二百
有奇今有司徒操筦鑰一錢一穀悉有主者是於何取
給焉夫其手口俱作歷三歲僅克成之彼量期計庸又

當幾何今有司任事久者不過三四年是不有所迫而不及爲則必有所避而不肯爲於是下始代上爲政上始代下爲名矣是役也乘天時順地宜力惡其不出於身貨惡其不出於帑誰謂王道不在謹闡間耶瓚聞之上好禮故下易使今世急催科緩撫字使爲之上者急與之急緩與之緩彼將餬口不遑又安能賈其餘勇與河伯爭一旦之命而利所不可知之人爲則余所稱鄉先生之功鉅矣余五日河上耳旣慮其始又樂其成方與出途者共歌利涉而又藉手逭波臣之罰不大有榮施也哉嗟乎當吳公之爲閘也用五行之材多以萬計夫非水衡錢其以爲壑也余乃因工於暇因具於素事豈其半而功實倍之則創之與因相去萬矣余旣復春鳴之請用記年月以諗來者而重有感於吳公云

友竹軒記 增補

薛瑄

山東王惟善先生分教開封之鄆陵卽其居之西偏作堂爲藏修之所環堂之外種竹數百竿每退自鬢序則必往游其間洞闢軒檻挹清風坐綠陰手披書史心惟訓義顧瞻回復整肅身心以增益其所未行而勉其所未至遂名其軒曰友竹因以俾余記余聞君子之取友取其德也直者有以正吾之曲信者有以實吾之妄多聞者有以廣吾之狹陋是皆友之益也苟其所取之不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四十九

端則爲害可勝道哉昔孔子論直諒多聞便柔佞給之損益正謂此也先生儒其中文其外其平昔之所友固能知所去取矣今復以友竹名軒何耶蓋昔人旣兼友古今之善士猶以爲未足又取草木之香潔秀異可愛者以寓其好若騷客之蘭陶潛之菊周子之蓮林逋之梅雖所取不同而各爲所適之志則一也况竹之爲物直而不曲勁而不凋而又鏘鳴風雨聲聞於遠有似乎直諒多聞之德以之爲友則耳目所接心志所適爲益其可一二數耶以是知先生之用心殆庶幾於古人而

不違乎孔子之教矣雖然先生教有成績行將去此而
敷於天朝後之人有至是軒而聞先生之風者能因竹
以廣思是亦孔子之徒也